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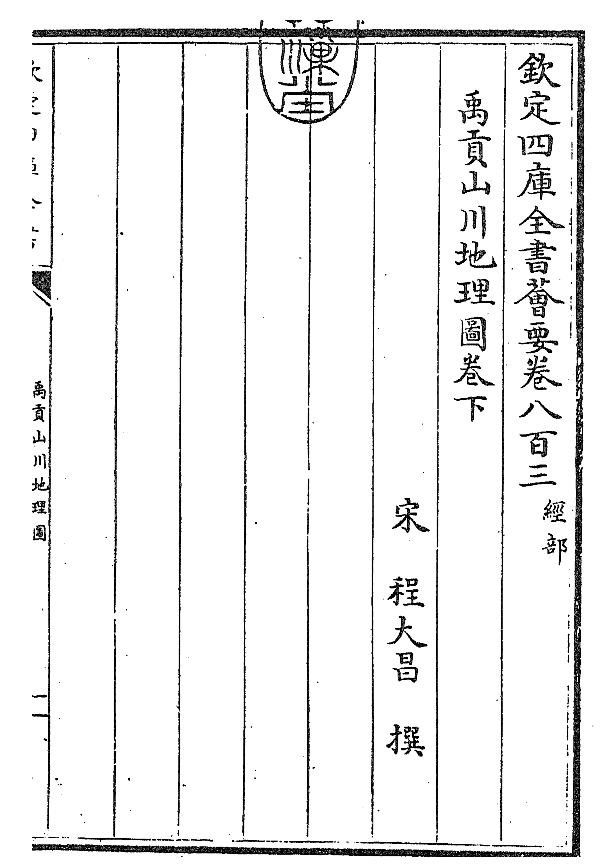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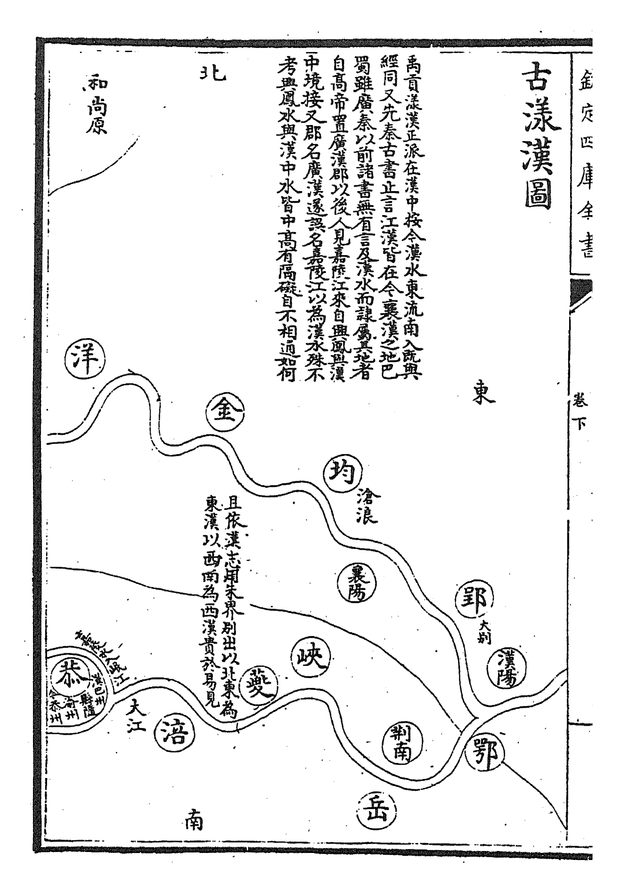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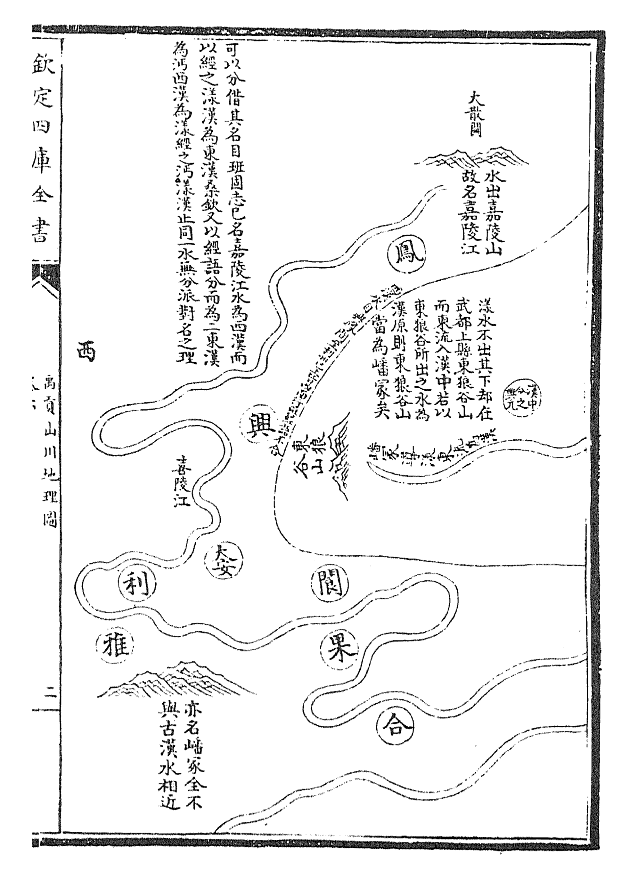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三　經部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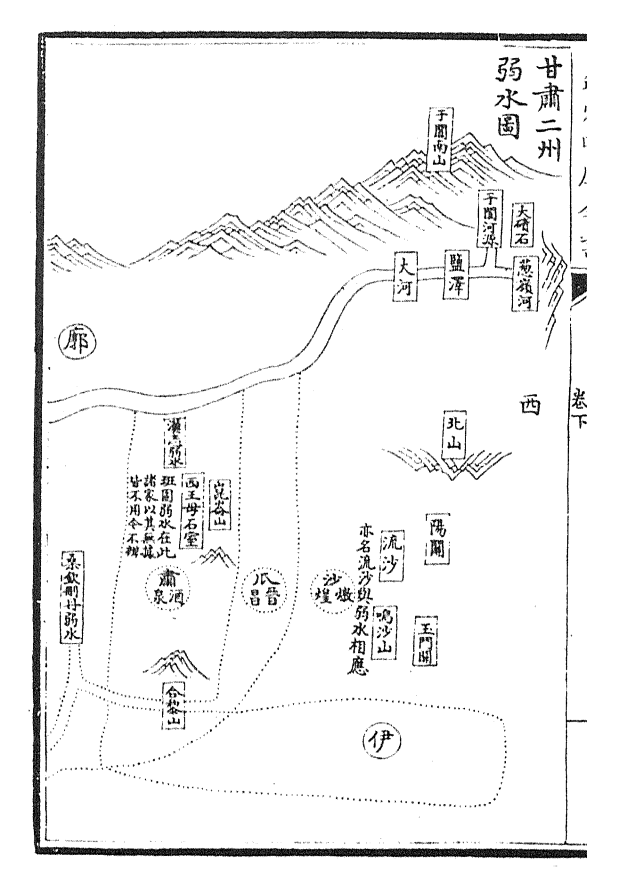
宋　程大昌　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下
古漾漢圖
禹貢漾漢正派在漢中按今漢水東流南入沔與經同又先秦古書止言江漢皆在今襄漢之地巴蜀雖廣秦以前諸書無有言及漢水而隸屬其地者自高帝置廣漢郡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境接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江以為漢水殊不考興鳳水與漢中水皆中高有隔礙自不相通如何
北
和尚原
東
南
洋
金
均
滄浪
襄陽
郢
大別
漢陽
鄂
荊南
岳
峽
夔
涪
大江
恭
渝州
今恭州
且依漢志用朱界別出以北東為東漢以西南為西漢貴於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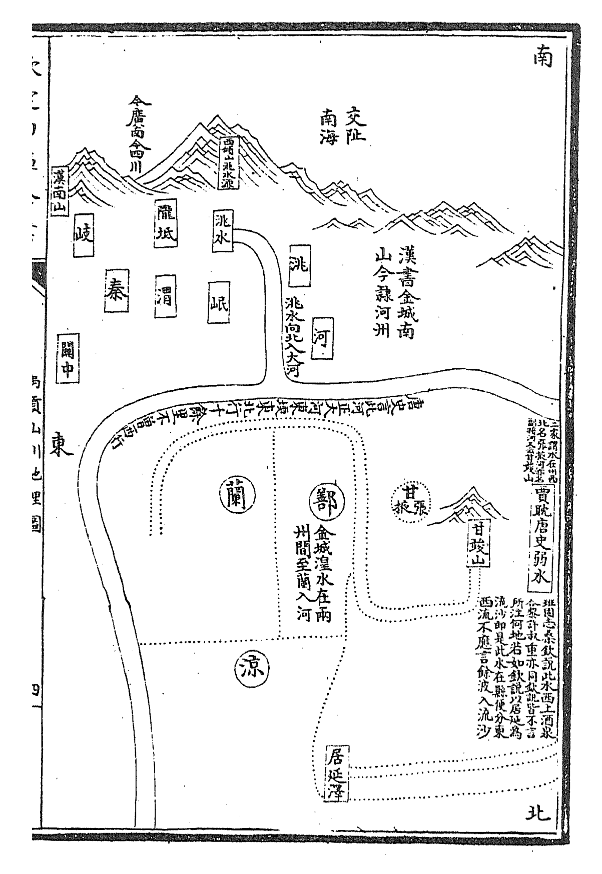

可以分借其名目班固志已名嘉陵江水為西漢而
以經之漾漢為東漢桑欽又以經語分而為二東漢
為沔西漢為漾經之沔漾漢止同一水無分派對名之理
大散關
水出嘉陵山故名嘉陵江
鳳
漾水不出其下却在武都上祿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所出之水為漢原則東狼谷山當為嶓冢矣
漢中
分之
興元
興
東狼谷山
西
嘉陵江
大安
利
閬
果
雅
合
亦名嶓冢全不與古漢水相近

經之漾漢即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水是其東流為漢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乗鄉名為廣漢又會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嘗逕今之興州與古漾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為漢水已而覺其自利州已上數百里不為東流與經之東流為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為西漢而以經之漾漢為東漢班固溺於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桑欽酈道

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出蜀中郡縣山水凡附漢水為名者皆出於已置廣漢郡後而詩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及漢水者考案其地皆隷古荆雖漢中亦為梁之北境而興利以西凡嘉陵江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書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以世數考驗而確知江陵一江古來不為漢水決無可疑其理則具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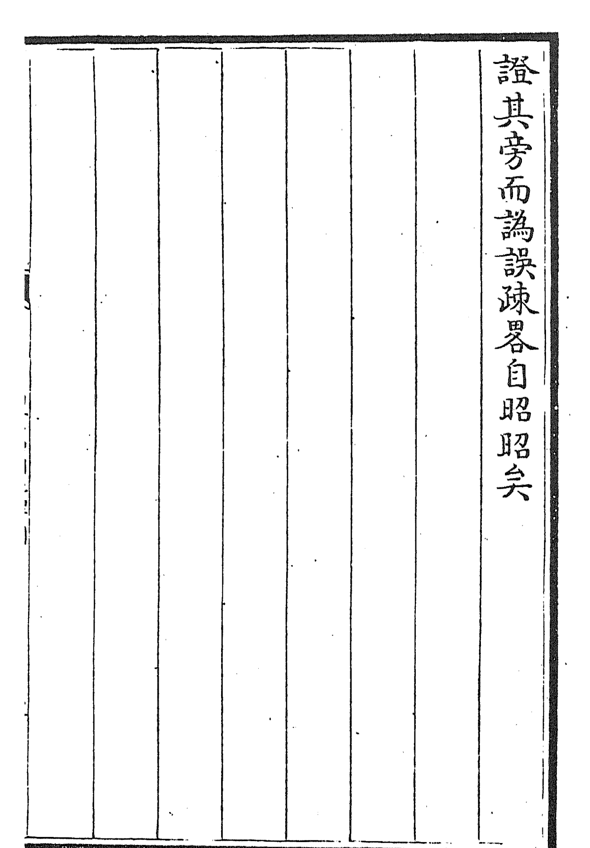


甘肅二州弱水圖
于闐南山
于闐河源
大磧石
鹽澤
大河
葱嶺河
西
北山
陽關
流沙
亦名流沙與弱水相應
鳴沙山
玉門關
沙燉
瓜晉昌
肅泉酒
西王母石室
崑崙山
班固弱水在此諸家以其無據皆不用今不辨
合黎山
伊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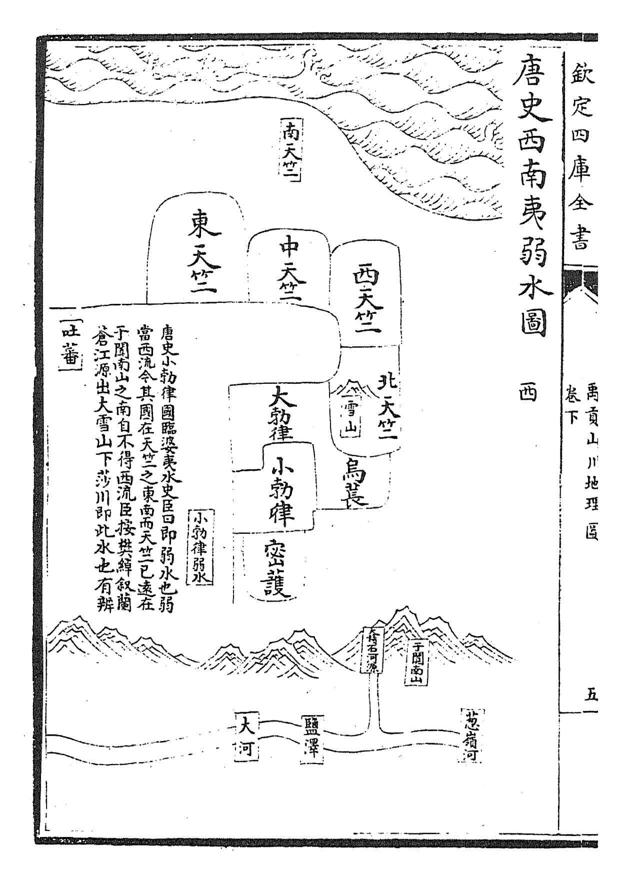
南
北
東
交阯
南海
今廣西今四川
西傾山洮水源
漢西山
岐
隴坻
秦
渭
岷
關中
洮水
洮
洮水向北入大河
河
漢書金城南山今隸河州
唐史言此河正大河東捩東北行千餘里不溜西行
蘭
鄯
金城湟水在兩州間至蘭入河
甘張掖
甘浚山
賈耽唐史弱水
班固志桑欽說此水西上酒泉合黎許叔重亦同欽說皆不言所注何地若如欽說以居延為流沙即是此水在縣便分東西流不應言餘波入流沙
涼
居延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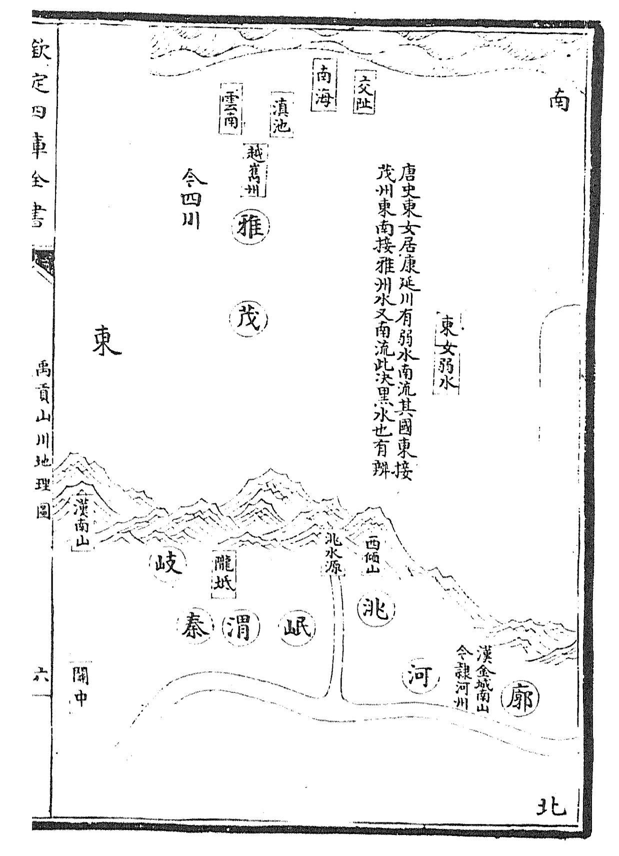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删丹本桑欽說以為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為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媯水唐史娑夷河康延川别為圖以辨正之而班桑賈三說者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隨其地望辨


證其旁而譌誤疎畧自昭昭矣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西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西
南天竺
東天竺
中天竺
西天竺
北天竺
雪山
大勃律
小勃律
烏萇
密護
吐蕃
小勃律弱水
唐史小勃律國臨娑夷水史臣曰即弱水也弱當西流今其國在天竺之東南而天竺已遠在于闐南山之南自不得西流臣按樊綽叙蘭蒼江源出大雪山下莎川即此水也有辨
大積石河源
于闐南山
大河
鹽澤
葱嶺河


南
交阯
南海
滇池
雲南
越巂州
今四川
雅
茂
東
唐史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其國東接茂州東南接雅州水又南流此決黑水也有辨
東女弱水
漢南山
岐
隴坻
洮水源
西傾山
洮
秦
渭
岷
河
漢金城南山今隸河州
廓
關中
北

東女弱水辨

唐書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案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巂滇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臣寧采之以為黑水為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今其俗傳所起豈以縫革為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邪臣案水經葉榆水逕哀牢漢建武中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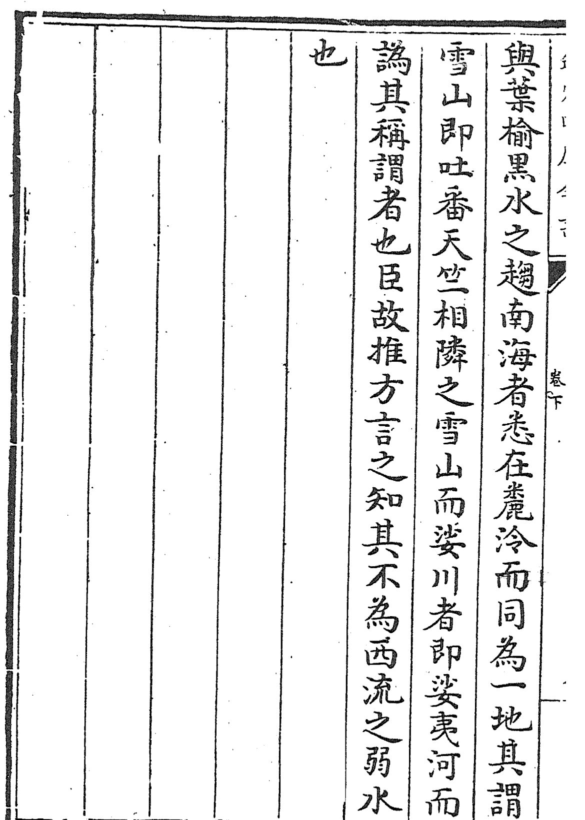
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没則縫革為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小勃律弱水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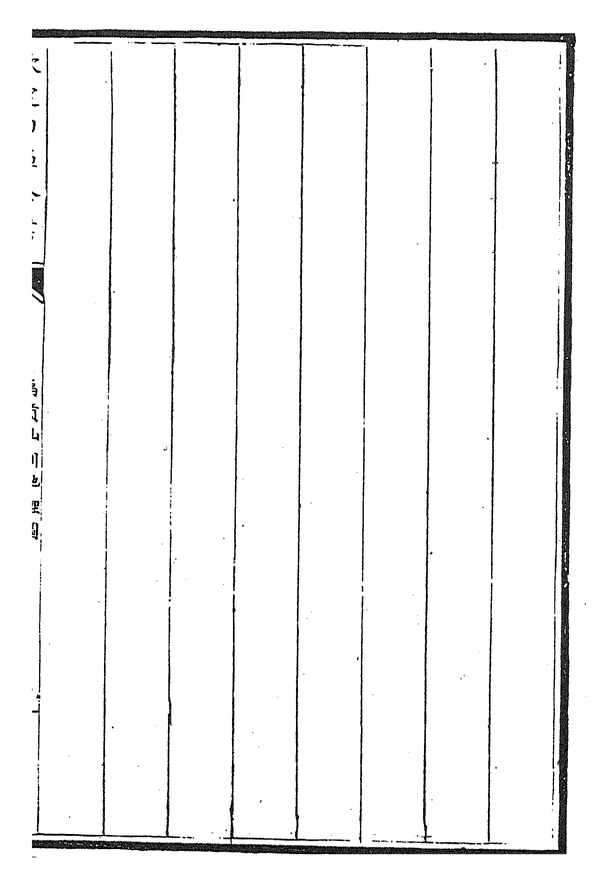
唐史小勃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娑夷橋史臣曰娑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為國遂名為弱水國又別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悉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案小勃律

西北與吐蕃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西即北天竺雪山也開元間吐番攻小勃律其王貽書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番其曰唐之西門則以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為西行之始也吐番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夫四鎮者于闐其一也吐番自東南向于闐必道其國則其地必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之謂趨小勃律為深入者為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

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夸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徑萬里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皆當為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夸語有地理可攷非實語也況葱嶺雖有捐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唐史誤以合言故并與大勃律無的地也臣案樊綽蠻書蘭滄江源出大雪山涉川自西北斜來注于南海正



與葉榆黑水之趨南海者悉在麗泠而同為一地其謂雪山即吐番天竺相隣之雪山而婆川者即婆夷河而謠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為西流之弱水也



今定弱水圖

西

犂靬

烏弋山離

嬀水

西海

條支

條支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

此水必穿條支以入西海今止據史漢所記至安息止知邇西海矣

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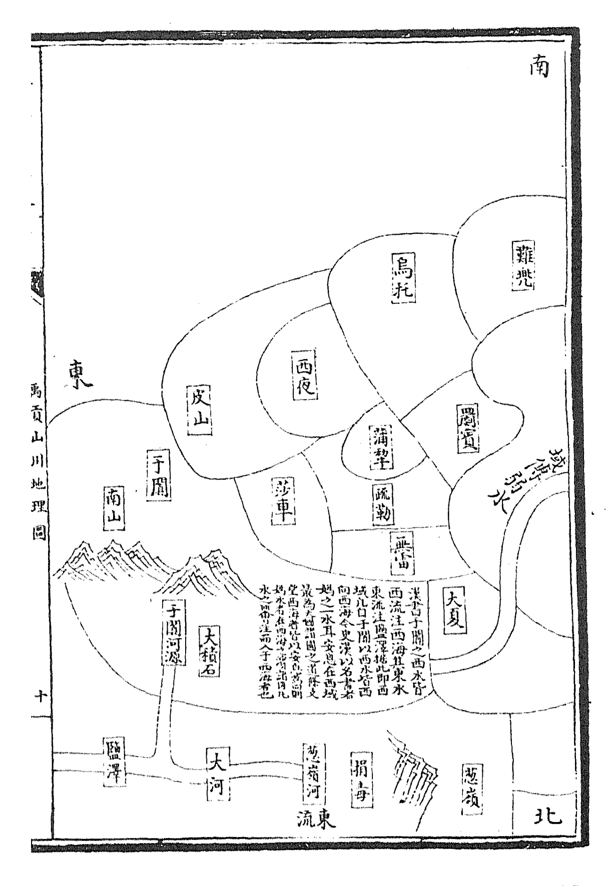
大月氏

天下水固有西流者若其會數千里衆水發源之初即遂西行而竟為西向以入西海者惟于闐以西諸國之水為然也此之嬀水又其總西域諸水以歸西海者故此水決當為條支弱水也若舍此水不以證弱水天下西流之水無有與此比大者矣

康居

休循

大宛


南
東
北
難兜
烏托
西夜
皮山
蒲犂
罽賓
莎車
疏勒
于闐
南山
無雷
大夏
于闐河源
大積石
臨澤
大河
葱嶺河
捐毒
葱嶺
東流
漢書于闐之西水皆
西流注西海其東水
東流注鹽澤據此即西
域凡自于闐以西水皆西
向西海合史漢以名書者
嬀之一水耳安息在西域
望西海者皆以安息為副
水之西南注而入于西海者也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迄于四海也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在西乃適為稱諸家顧獨于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古雍之在後世河西者其間有水源流亘數千百里率為西向尚云可以藉口而桑賈班三家凡所稱引既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已不足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經證葢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

地幾萬里凡水又皆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槩之此真足以當四海之西故臣敢主其說以為經之弱水也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于闐

南山

西

大積石

于闐河源

蔥嶺河

鹽澤

大河

北派若酈道元說自三危過河入南海

兩派至此皆為南山阻無由可度

自三危西南流入南海

兩派至此皆阻河無由可度

廊

北山

陽關

三危山

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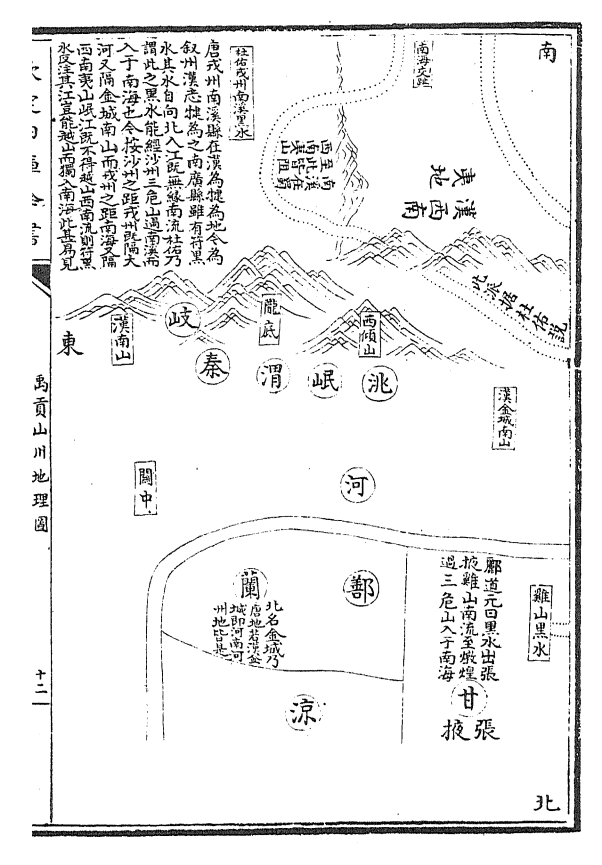
瓜

晉昌

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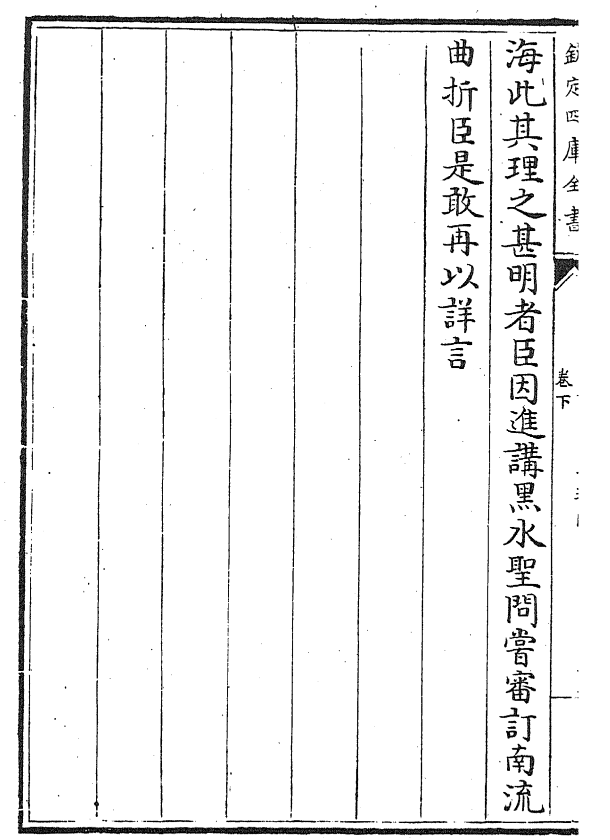
燉煌

玉門關


南
北
東
杜佑戎州南溪黑水
唐戎州南溪縣在漢為犍為地令為叙州漢志犍為之南廣縣雖有符黑水其水自向北入江既無緣南流杜佑乃謂此之黑水能經沙州三危山過南溪而入于南海也令按沙州之距戎州既隔大河又隔金城南山而戎州之距南海又隔西南夷山岷江既不得越山西南流則符黑水反注其江豈能越山而獨入南海此甚易見
南海交趾
漢西南夷地
此派據杜佑說
漢南山
岐
隴坻
西傾山
秦
渭
岷
洮
漢金城南山
關中
河
蘭
北名金城乃唐地若漢金城即河南河州地皆是
鄯
涼
酈道元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入于南海
雞山黑水
甘
張
掖

黑水弱水在經以北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既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即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南度而諸家不以為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張掖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既已不思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為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考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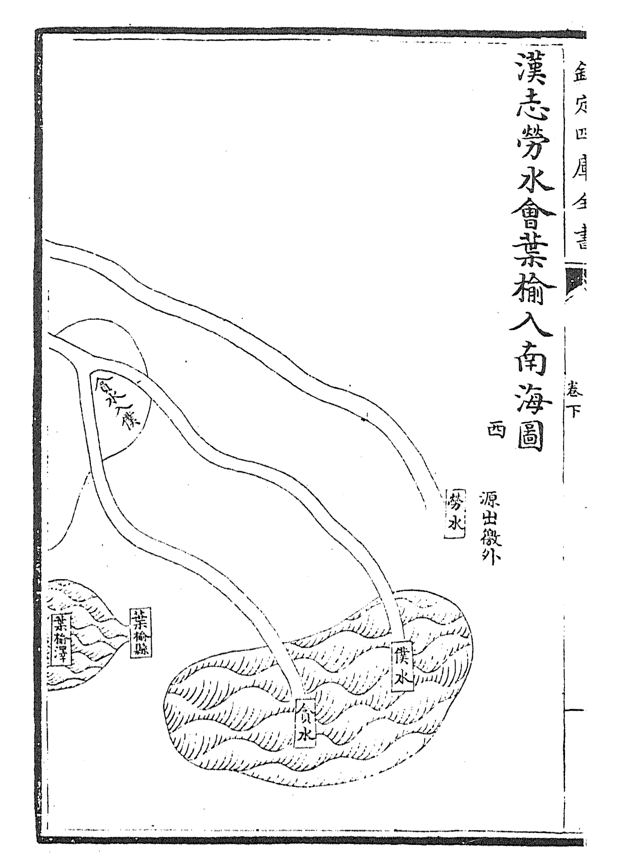
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隅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自于闐發跡而東岡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為河州則為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為長安南山漢史記之甚明且以對河言之其在南山之北而為水之大者莫大于洮洮亦限南山而北流以入于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東海也今甘沙二州之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既度之後其望南海悉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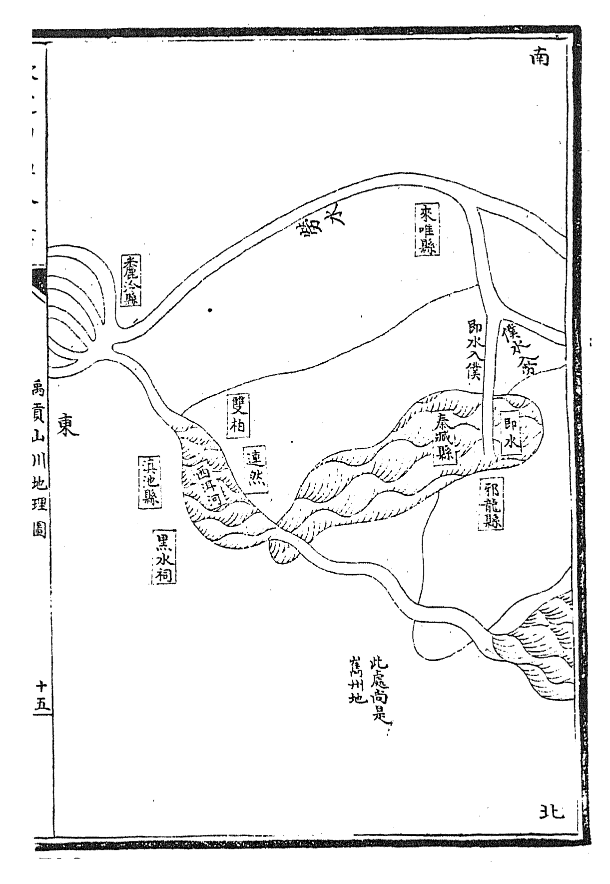


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因進講黒水聖問嘗審訂南流曲折臣是敢再以詳言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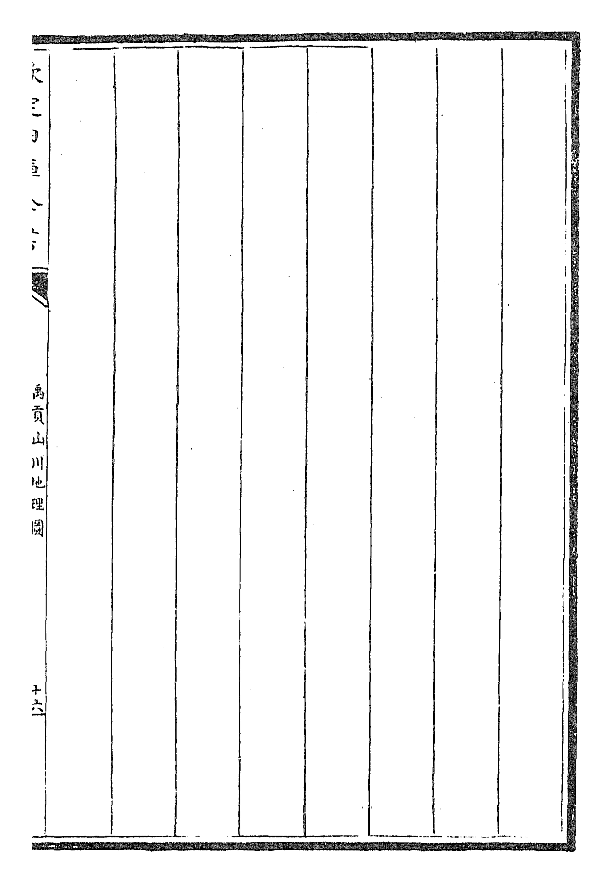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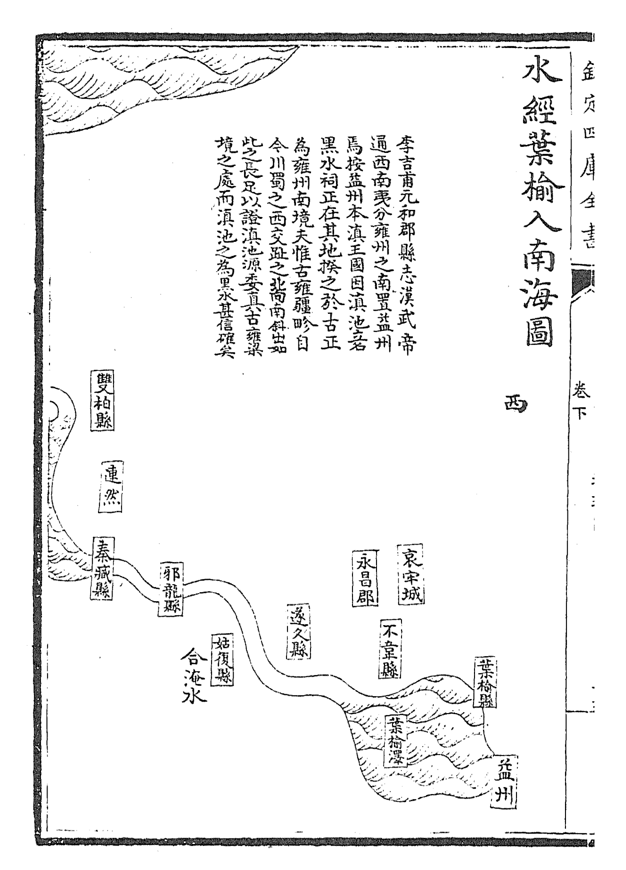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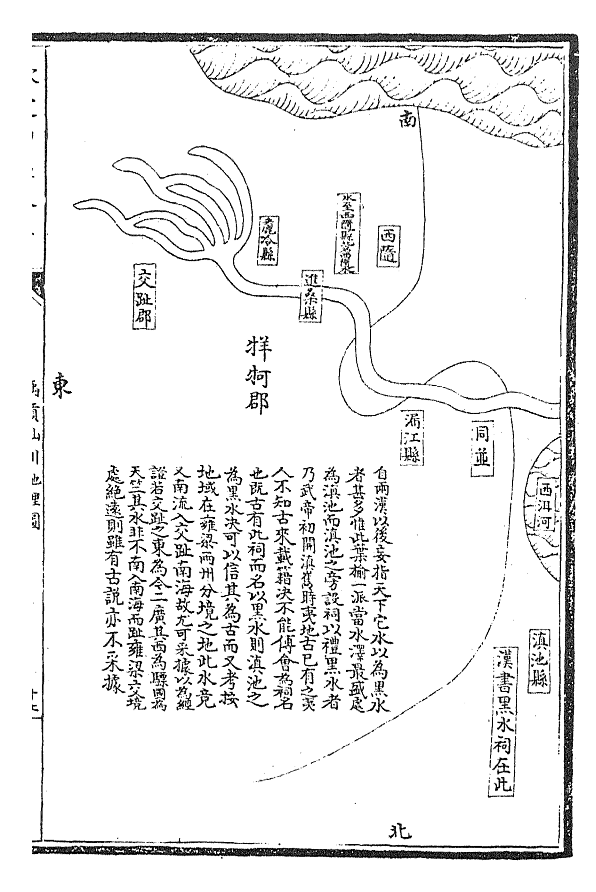


南
來唯縣
即水入僕
東
雙柏
連然
滇池縣
西洱河
黑水祠
秦臧縣
即水
邪龍縣
此處尚是
巂州地
北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十五

右本漢志西南夷諸水參以水經列為此圖葉榆之為黑水固有其辨令復考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者葢勞水之源遠出徼外其鄉與樊綽蘭蒼江源正相發明則綽之謂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蠻部落者其語非鑿空誕說也綽之莎川江派既得此而明則莎夷河之不為弱水亦益明也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武帝
通西南夷分雍州之南置益州
焉按益州本滇王國因滇池名
黑水祠正在其地揆之於古正
為雍州南境夫惟古雍疆畛自
今川蜀之西交趾之北尚南斜出如
此之長足以證滇池源委真古雍梁
境之處而滇池之為黑水甚信確矣
西
雙柏縣
連然
秦臧縣
邪龍縣
姑復縣
合海水
遂久縣
永昌郡
哀牢城
不韋縣
葉榆縣
葉榆澤
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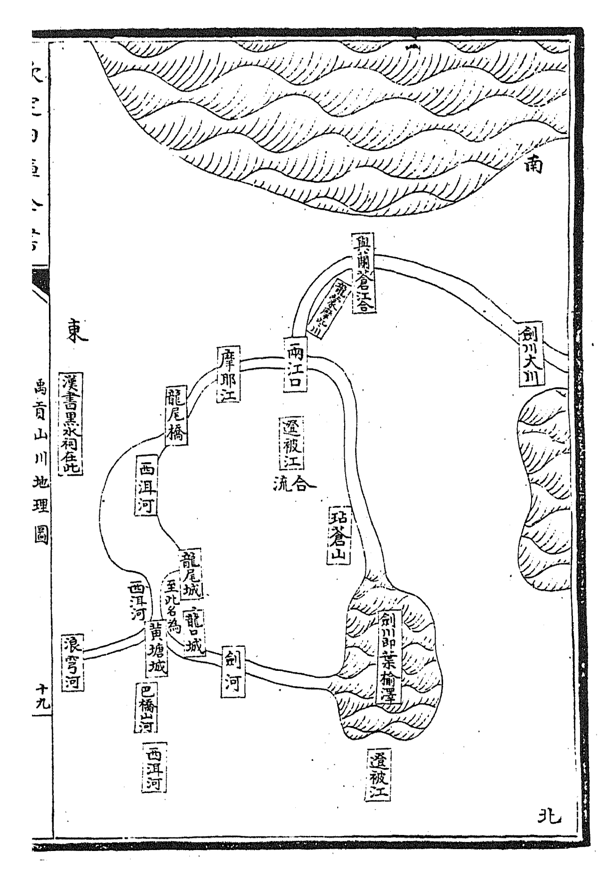

南
西隨
麋泠縣
進桑縣
交趾郡
牂牁郡
東
漏江縣
同並
西洱河
滇池縣
漢書黑水祠在此
北
自兩漢以後妄指天下它水以為黑水者甚多惟此葉榆一派當水澤最盛處為滇池而滇池之旁設祠以禮黑水者乃武帝初開滇嶲時夷地古已有之矣人不知古來載籍決不能傅會為祠名也既古有此祠而名以黑水則滇池之為黑水決可以信其為古而又考按地域在雍梁兩州分境之地此水竟又南流入交趾南海故尤可采據以為經證若交趾之東為今二廣其西為驃國為天竺其水非不南入南海而距雍梁之境處絕遠則雖有古說亦不采據

右此圖據桑欽酈道元叙載水道所逕郡縣以為源流其一條謂僕水自連然雙柏同注滇澤者即古滇池而後世西洱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為葉楡分源至此而合者也酈道元於滇池黑水古祠雖遺之不書而孔穎達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即此地設祠而宗禮黑水者未之有改也當是酈道元以滇池視之而不以黑水視之故遺棄不書爾然孔氏在唐乃云祠旁無水豈是祠也更世既久或移之他地遥

設而望祀也邪至其祠之所設主爲黒水水之流委潤長可以界梁雍而入南海則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歴萬世不易也

樊綽黑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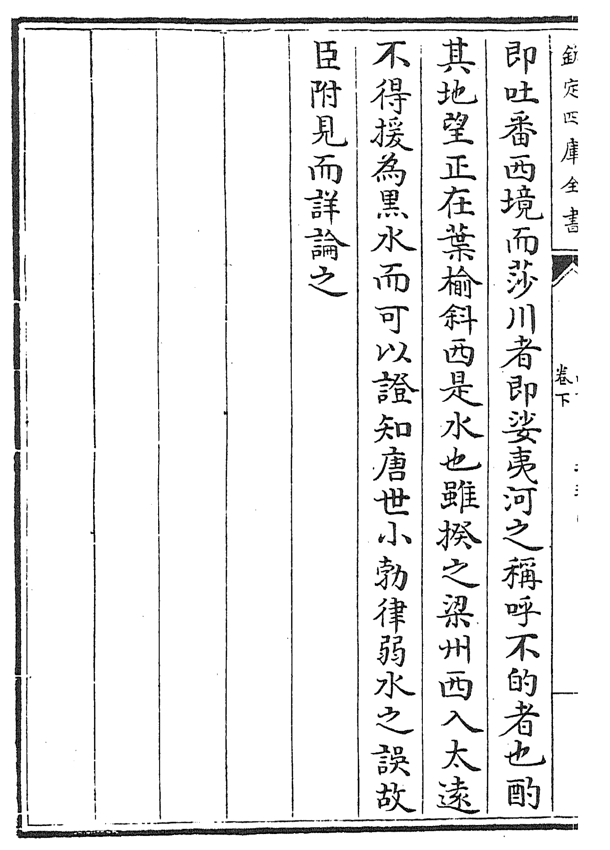
經驃國入海
驃國
二水合
雙王道勿川
彌諾江
蒼望城
邏些城
東天竺
西
黑水
川蠻部落
亦名瀨水河
聿齋城
吐蕃大雪山
下沙川
蘭蒼江
三危山
麗水一名祿裨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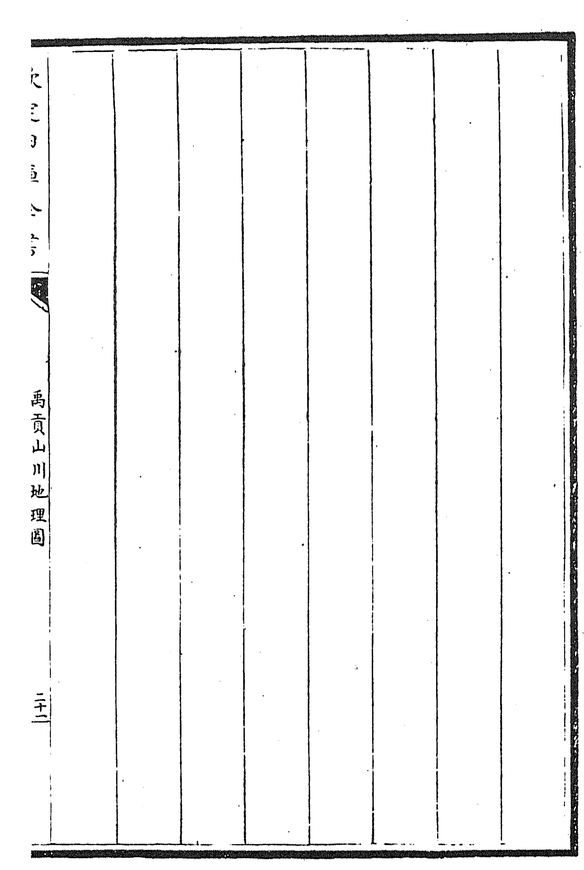
南
東
北
與蘭滄江合
劍川大川
兩江口
摩那江
龍尾橋
漢書黑水祠在此
澄被江
流合
西洱河
玷蒼山
龍尾城
至此名為
龍口城
西洱河
黃塘城
浪穹河
劍河
劍川卽葉榆澤
巴橋山河
西洱河
澄被江
禹貢山川地理圖
十九

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載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洱河與蘭蒼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既小不足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水者綽指其水正為黑水而邏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也臣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即在南海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為太遠故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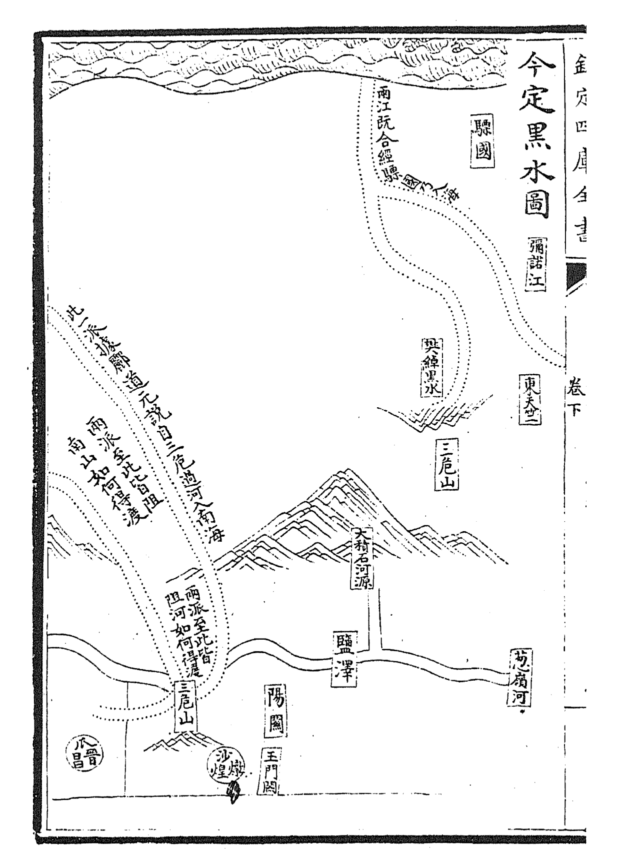
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緯書所載既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勃律娑夷河之不為弱水故凡載籍不厭其博皆有補也後世西洱河即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榆而緯分以為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緯亦自疑矣今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為一流者為正也至其蘭蒼江西派之合西洱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番中大雪山下娑川者即臣前于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律之水當為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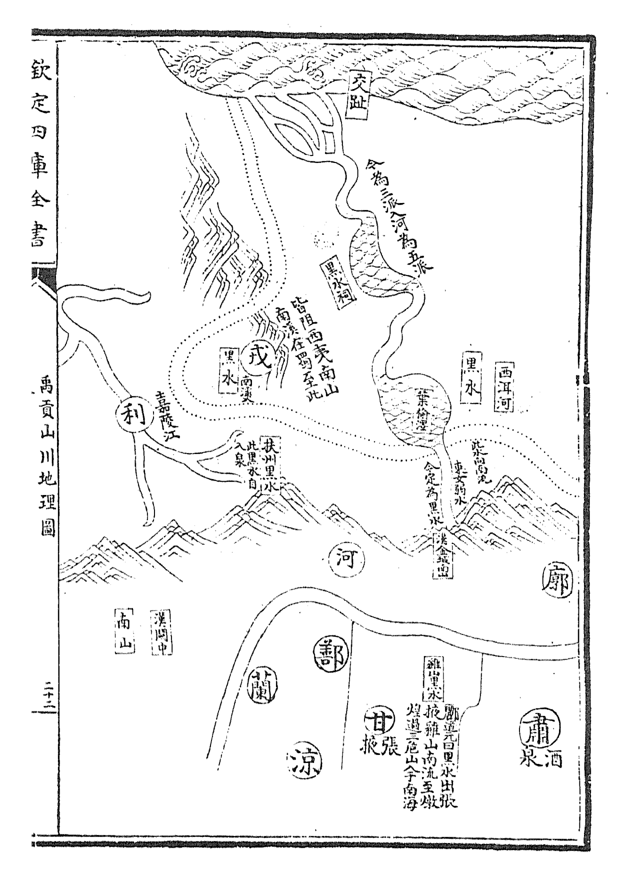


即吐番西境而莎川者即娑夷河之稱呼不的者也酌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揆之梁州西入太遠不得援為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臣附見而詳論之



今定黑水圖


驃國
兩江既合經驃國入海
彌諾江
東天竺
三危山
大積石河源
鹽澤
陽關
玉門關
沙燉煌
瓜晉昌
三危山
兩派至此皆阻河如何得渡
兩派至此皆阻南山如何得渡
此一派據鄭道元說自三危過河入南海



交趾
今為三派河為五派
黑水祠
皆阻西夷南山
南漢在蜀至此
戎
黑水
南漢
利
嘉陵江
扶州黑水
葉榆澤
黑水
西耳河
今定為黑水
河
廓
鄯
蘭
甘
張掖
涼
肅
酒泉
南山
漢閬中
雜黑水
酈道元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入于南海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案方稽古辨其不
然非臣敢於狂攄前載也旣有其傳世世習熟若不與
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援辨已多今
撮其要惟其卽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向以入交趾
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爲黑水而惟葉榆西洱河足以當
之且有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
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爲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
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

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境以漢之西南夷地志槩之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黒水祠之在西洱河者正在滇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為滇池黒水上流無疑也況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事而三苗遺種又在宕昌絶與此地不逺則東女之水當為黒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于是正相應附恙有明據不至如歴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絶矣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為該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于貢道葢有兩州相因共為一語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犬牙參錯無闕無贅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他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著之圖則可見矣州惟冀為帝都于後世為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為向必先主冀而後他川貢道可得而言矣

雍梁荊三州貢道相因圖

北

古冀州

太原

雍北貢自積石來至龍門者於此與南貢會于渭汭

西河

龍門

河中

南河

東

洛水

西京

古豫州

洛口

東京

荊貢至洛自此入南河

荊貢陸行向洛在此

均

光化

鄧

古荊州

郢

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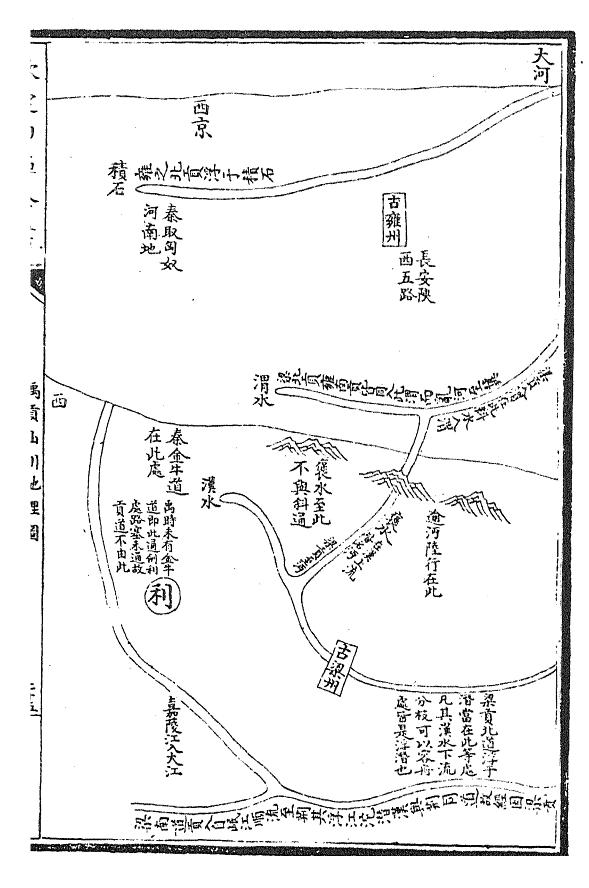
漢陽

襄陽

前文更不再書荊貢浮江或沱在此等處

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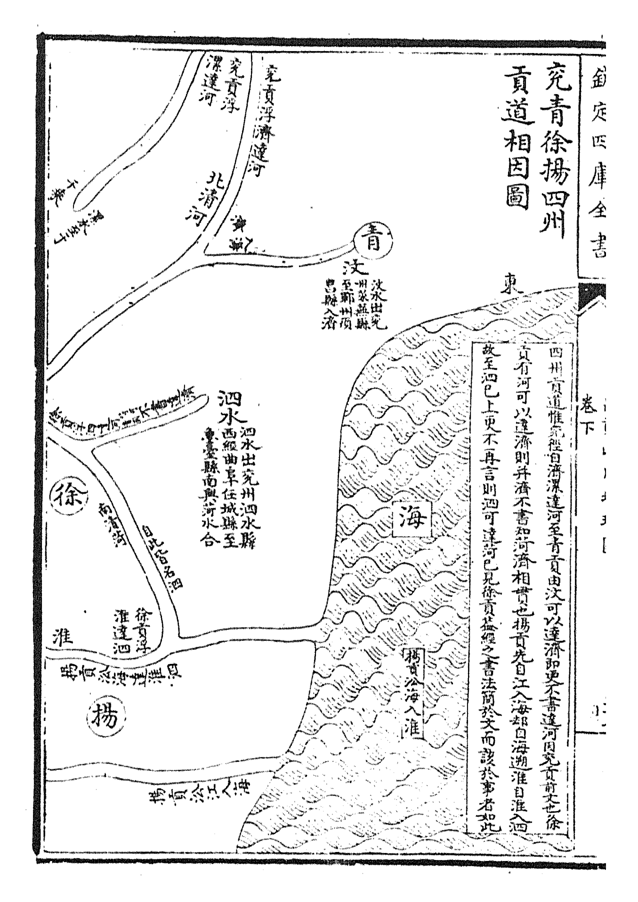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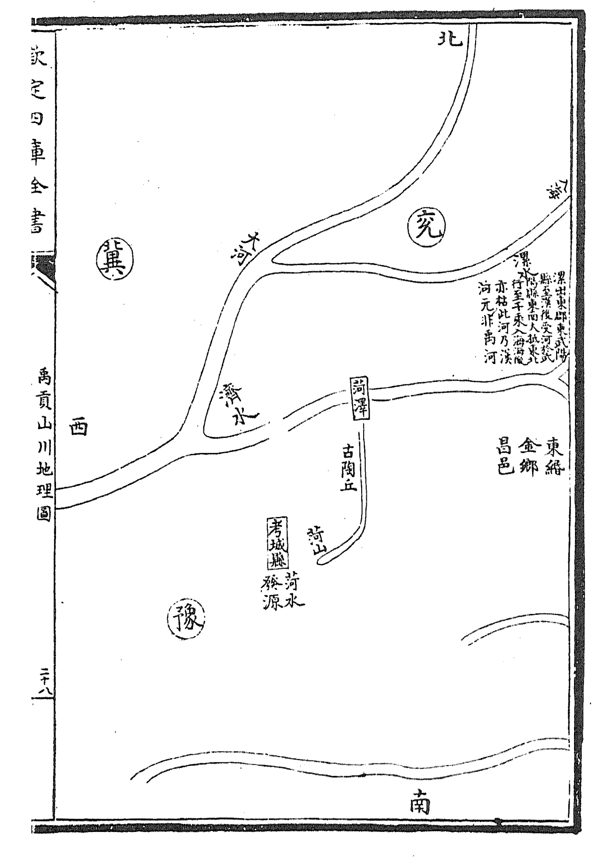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地理圖
大河
西京
積石
雍之北貢浮于積石
秦取匈奴河南地
古雍州
長安陝西五路
渭水
西
秦金牛道在此處
漢水
褒水至此不與斜通
褒水
渝河陸行在此
禹時未有金牛道即此通利州利處路塞未通故貢道不由此
利
古梁州
嘉陵江入大江
梁貢北道浮于潛當在此等處凡其漢水下流分枝可以容舟處皆是潛也
梁南道貢入自岷江順流至荊其浮江沱潛漢與荊同道故經因此貢

雍梁荆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嘗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葢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陽遡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于荆而不再書于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閬

劒之北金洋興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而浮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徑便可達即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閬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卻為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令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為便而非舍劒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轉達斜以入于渭其逕道當然也褒今不名為沔然漢上為沔此褒既據漢水上流正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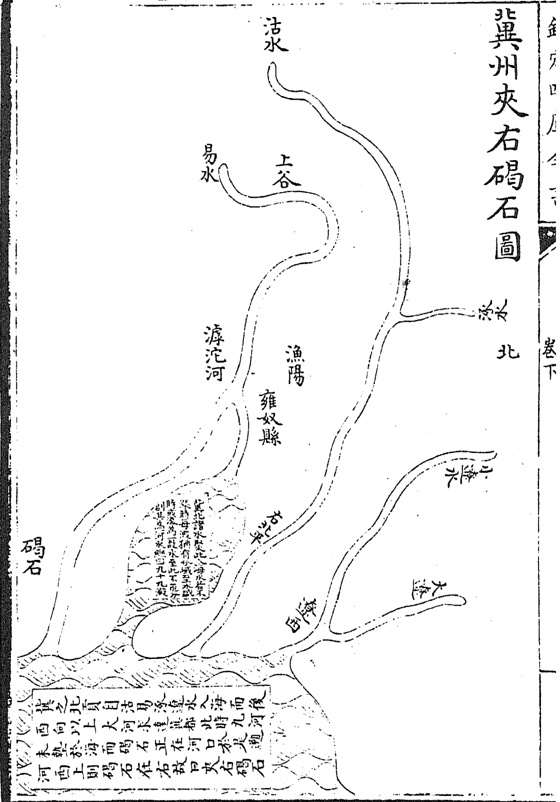
沔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于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陜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畧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荊一律也


兖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卷下
兖貢浮漯達河
兖貢浮濟達河
北清河
青
汶
汶水出兖州萊蕪縣至鄆州須昌縣入濟
東
四州貢道惟兖經自濟漯達河至青貢由汶可以達濟即更不書達河因兖貢前文也徐貢有河可以達濟則并濟不書知河濟相貫也揚貢先自江入海却自海遡淮自淮入泗故至泗已上更不再言則泗可達河已見徐貢蓋經之書法簡於文而詳於事者如此
泗水
泗水出兖州泗水縣西經曲阜任城縣至魚臺縣南與河水合
徐
南清河
自此皆名泗
海
徐貢浮淮達泗
淮
揚貢沿海入淮
揚


北
入海
兗
大河
冀
漯水
漯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漢後受河於武陽縣東而大抵東北行至千乘入海後漯亦枯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
菏澤
濟水
西
古陶丘
東緡
金鄉
昌邑
考城縣
菏山
菏水發源
豫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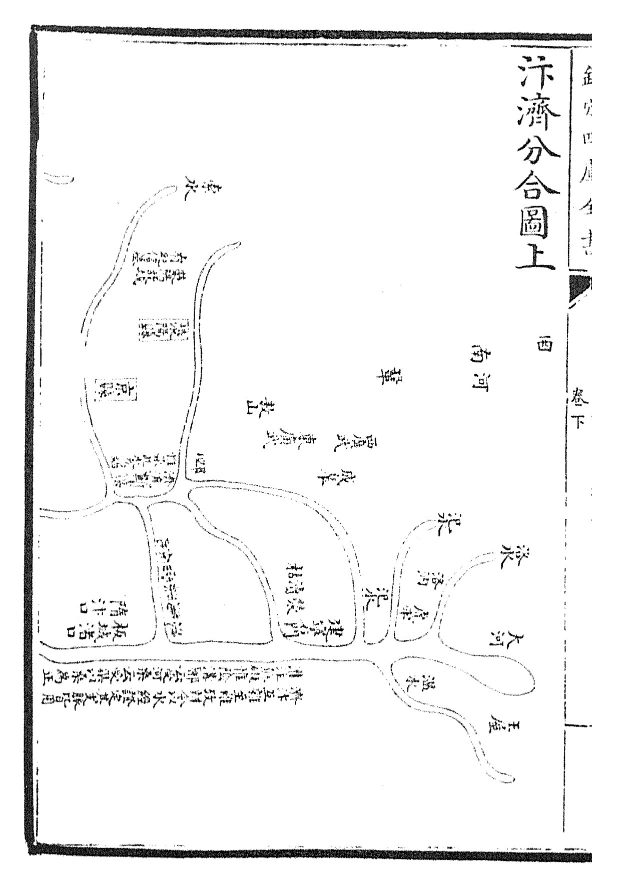
河行乎兗而合兗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其便于濟漯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兗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葢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于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逕不待複書也揚之貢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他州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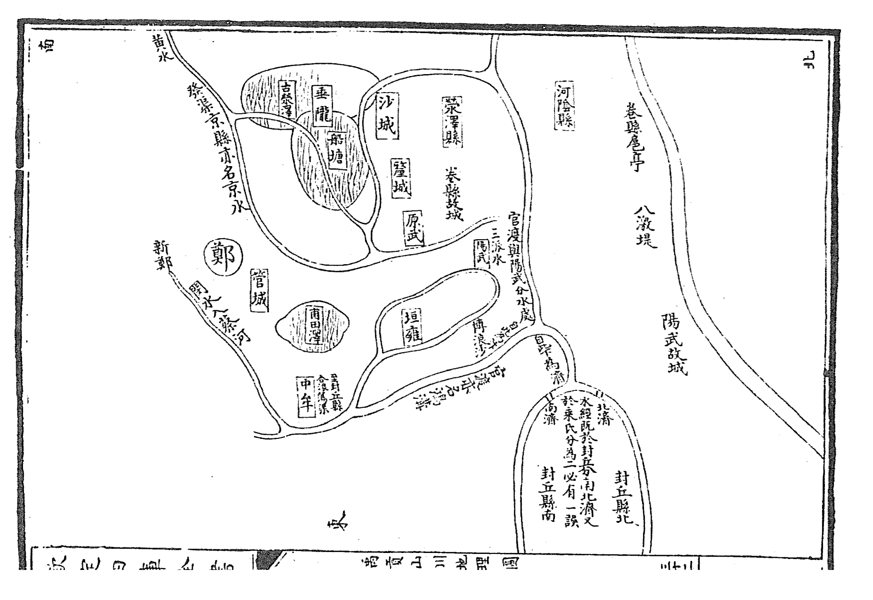
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菏水者自定陶今曹州興仁府及廣濟軍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為河水許叔重以為菏水菏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菏以達也夫惟有菏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菏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闕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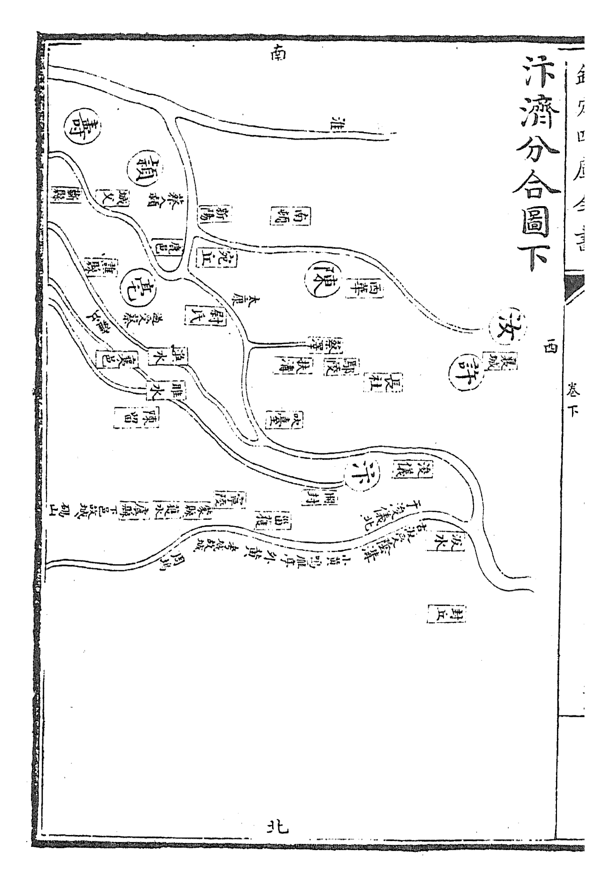

冀州夾右碣石圖
沽水
易水
上谷
涿水
北
滹沱河
漁陽
雍奴縣
小遼水
大遼水
遼西
碣石
冀北諸水聚此入海水皆不
漲時每漲猶有分域至水不
時或淤為一故水至此不寧
則其為河水經曰九十九灣
冀之北貢曰沽易涿遼水入海而後
西向以上大河水連謂都此時九河
未埶於海而碣石正在河口亦是遷
河西上則碣石在右故曰夾右碣石

西
雍
大河
導河自積石至龍爲西河在冀西也
貢道自梁荊望帝都至于大河者曰南河以其在冀之南也
南
豫
南河
冀
冀都並大河周其三面
此從漢儒其作王制名爲東河猶依冀都之西曰西河名之
兗
東
逆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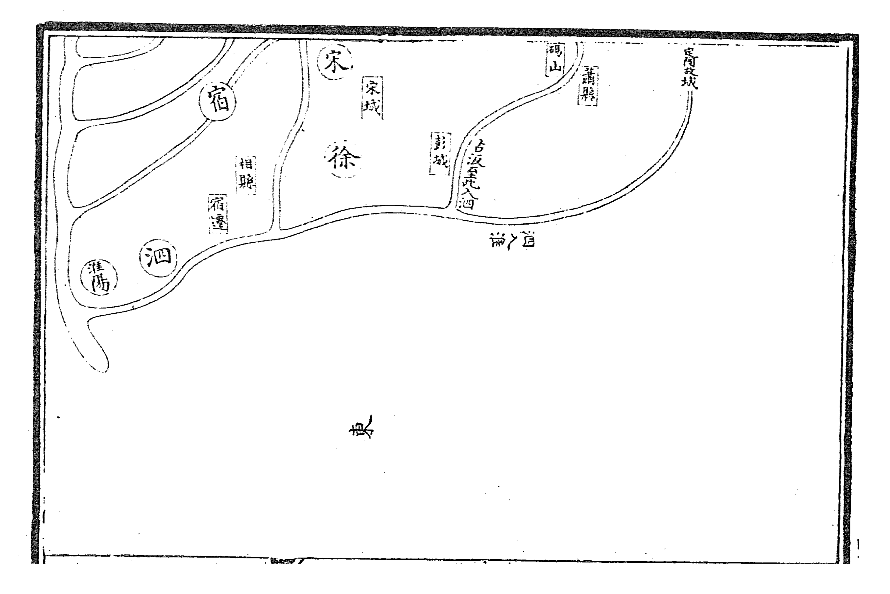
冀為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他州貢入皆以河為至則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北境亦自甚廣在漢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地也水之大者如遼濡滹易皆可以浮而中高不與河通河既不可徑達故自北沿海乃得泝河當其面河求泝之初必且南向西轉故附挾河口碣石以為之右而後得入此其書法所為特異于他州者也


汴濟分合圖上
卷下
西
南河
華
敖山
西廣武
東廣武
成皋
汜水
汜水
大河


南
北
東
黃水
絲來京縣亦名京水
吉蔡澤
垂隴
船塘
沙城
滎澤縣
壘城
卷縣故城
原武
河陰縣
卷縣扈亭
八激堤
陽武故城
新鄭
鄭
管城
圃田澤
垣雍
中牟
官渡與陽武分水處
三派水
陽武
博浪沙
自此為濟
北濟
南濟
水經既於封丘分南北濟又於東氏分為二必有一誤
封丘縣南
封丘縣北



汴濟分合圖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下
南
北
西
淮
汝
許
陳
汴



淮陽
泗
宿
宋
徐
宋城
相縣
宿遷
彭城
古汳至此入泗
碭山
蕭縣
定陶故城
泗入淮
東

河汴首末惟桑酈水經有之而有大難曉解者其目凡三濟汴同為一流難遽辨别一也汴行平地徒壤無石水道既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脈錯出而無首尾二也上自成臯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漕渠陰溝莨蕩浚儀之為渠梁魯之為溝甚至礫丹京索邲沙甾獲睢渙過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臣昔為禹貢後論既詳言之令撮會其要事為之圖各加辨正列具左方貴于易見其應引事為證而寘

之文字則爲厖冗者今書于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溢爲滎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滎陽得名者爲其地之有滎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敘濟未及滎方在成臯已遽列書濟派于前此既明誤又漢世汴濟自陽武以上率多合流其移徙又復不常最難考定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書未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爲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

以趨定陶者則當為濟南流以趨大梁者乃當為汴而汴濟始有分際也然成臯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以臣意推之當在秦前葢秦人貯粟敖山有倉有城則鑿河便漕茍非秦創亦必先秦有之而秦人因以置倉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原圃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為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讀如

蔡即蔡河也班固著莨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汴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即此派也史遷謂三代以後鑿滎為渠以通漕路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得會于楚者亦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以分境焉者也既至陳留（今東京）蔡河正派之外支脈散布遽為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者為浚儀渠稍東為汳汳又東行至蒙為獲獲至彭城北遂入于泗此從大梁（亦東京也）之北而數之為北來第一水也蔡河自開封南行至吹臺東又

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派者為睢睢自陳留逕宋州今南京應天府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口入泗此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行而在睢之南者是為渙水渙亦自陳留雍丘南來而趨臨渙蘄縣以下入於淮是為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此派則於沙為次二也此臣前謂蔡河至大梁而別派自為三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太康分派以入鹿邑則為過過至義城入淮此又一派而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地又至陳城而

合於頳頳至壽春東入於淮今世之謂頳河是也當蔡之入頳也即班固之謂莨蕩渠受泲於滎陽至陳入頳者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為正則惟蔡河自中牟分陽武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為莨蕩渠與戰國楚漢鴻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於蔡而他出為汳為睢為渙為過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莨蕩亦不為非實也故酈道元於浚儀渠曰汴涉陰溝也於陰溝曰梁溝既開莨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也於汳曰故汳兼丹

水之稱也其他書雜指支流以為汴鴻溝者又多也以其源派交貫則名稱相互亦不足怪臣獨有疑者泝在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東漢以來汴之一名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世共遵之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意不慊而辨之在左

汴水立名辨

古今之水立為一名而他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總其源則必水派特大可以

翕受其來而掩葢之也若彼大此小乃能立名而使他流受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涖其下也今汴在小經與受蔡分派者其在睢渙過汳中特一支爾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滎沛之東凡水流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京邪況東漢之世又兼濟派而該之也歟前世名人著為地書者甚多無有辨者臣惟天下山川名稱未有無因而起者愚人不求爾臣嘗求之而頗有所見然疑其創出臣意不敢著之於論而卒焉懐不能嘿也

莨蕩渠之得為汴不待隋渠已立而始擅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莨蕩渠者其經行之地該貫潤長固可知矣然考之水經隋人未引板渚達淮以前班固雖云渠受泲水而自礫溪未注故渠已西但有空渠河水高昂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礫溪曰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礫溪以為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礫溪水者出滎陽之南在漢志為汴水為馮池下水馮池同注礫溪

故礫溪得而受之以灌高昂之渠也為此之故遂有推究其自而主本卞水以為之名傳習既久遂加水為汴而汴之名遂至該括豫徐漕渠名稱者亦臣前謂居上游而臨下流之意也其增卞為汴正如許叔重之書弱水而加水其傍字遂為溺元結加水於吾溪之吾而吾遂為浯正其義也至道中太宗嘗問張洎汴渠首末洎謂汴本為汳後人惡其字之從反易反為汴此執一之論也許叔重固嘗書汴為汳然古字不如後世拘窒縈

波之或為滎播沇水名州而遂為兖其義固得通用矣又如濟泲泲三體通書豈有惡齊易朿之意乎水經書汴固嘗為汳亦為汴而東漢一史皆書為汴則汴之通汳亦可證矣汩之奏陳大率祖襲酈道元語凡酈之誤汩皆因之不能辨正也汩謂漕渠為禹所鑿不知司馬遷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其誤固襲道元矣又言邲實音汴當為汴水徧閱字書邲之讀皆與駜同無有音之以汴者也況又杜預釋邲為地本不為水其可彊

同之乎其他誤者甚多如指東西廣武枯澗以爲汴渠而澗水自南注汴汴流原不注澗其得爲汴乎又其謂始皇鑿渠以灌魏郡是謂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戰國蘇秦固嘗言之不待始皇乃有也又况史遷所記言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則是先有渠水而始皇引之以灌其城非始皇創爲此渠也洎之誤如此臣非敢抉摘其失姑舉其誤以見汳之爲汴洎本爲酈道元所誤而臣之言非臆鑿也許叔重雖務存古而著此一字然汳汴

古同品其名稱之起於卞水臣言似有源流始焉疑不敢書已而竟不忍棄遂著其詳示不敢隱也

滎汴互派辨

濟汴自陽武已上兩皆受河為流而又並行狹地雖或有時分派要其合流之時多也夫惟分合既數則有源委交貫已自難明而又河口決塞古今率不越乎滎陽陽武之間據水經所載有瀆無水者甚多已不可究窮而況決口枯隧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雖地經亦不

得載故水經桑酈二子亦自數言難考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為經而參以古事則其當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茫然無著也水經之立目者凡四其曰濟者本經之溢滎而南者以為之名也其曰渠者因漢世莨蕩渠而直以渠言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為受渠而為獲入泗者也若夫隋世汴渠出河而貫梁宋以入於淮者葢又因汴故名而出於水經之後也此其凡也又如別名之出為鴻溝為蔡為過為俊儀渠為梁魯

二溝者又該總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其叙源雖誤而銓次最在衆流之先於是其迹道所布亦自成皋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敖山滎陽縣皆行其北已乃稍南穿故滎澤而東出於沙城又北至於陽武與莨蕩渠稍會而遂遽分其南派實為官渡而北派則純一為濟也此水經叙濟之源委大致可考者如此也水經之於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泲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泲歷中

牟圃田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即濟派中謂與莨蕩會于陽武而分派以為汴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為大臣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歸宿也陰溝之名前世罕見今其瀆隧自陽武別分二枝又不在濟汴正派之內南至封邱而合於官渡此據其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枝者桑欽以為受渠於莨蕩酈道元以為受河於卷縣二說不同而臣以為受渠為是也若如酈說果從卷縣受河邪其東流及乎陽武

當與濟汴兩派皆合為一也既三水為一此之陰溝自此而南横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者之為陰溝邪若用歆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封邱合於汴其於事理地望皆無乖迕臣故以歆為是蓋有理也自此以外汳睢渙過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可案圖得之不竢於辨

莨蕩渠口辨

水經渠水即莨蕩渠也經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

地何在也臣案水經河流至於滎陽之北乃曰莨蕩渠出焉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陽邑境之内亦莫能的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臯以東卷縣以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敖城西北以地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讓欲建大河水門以洩河怒而援引漕渠為證曰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

與土爾令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釋之曰令礫谿口水門是也礫谿口者正在滎陽敖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當則既與水經契應矣礫谿之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水不應北至礫谿南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經謂濟流既斷漕渠所承惟此水為始者指礫溪索水言之也故知礫溪注濟之地正漢世汴口與之相對也此臣得參衆說以言也賈讓之言曰水門但用木土者建寧之前水門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既有其地

而汴水之自礫溪北注者又爲此渠有水之始則臣謂汴名因卞而得非臆説也

隋汴首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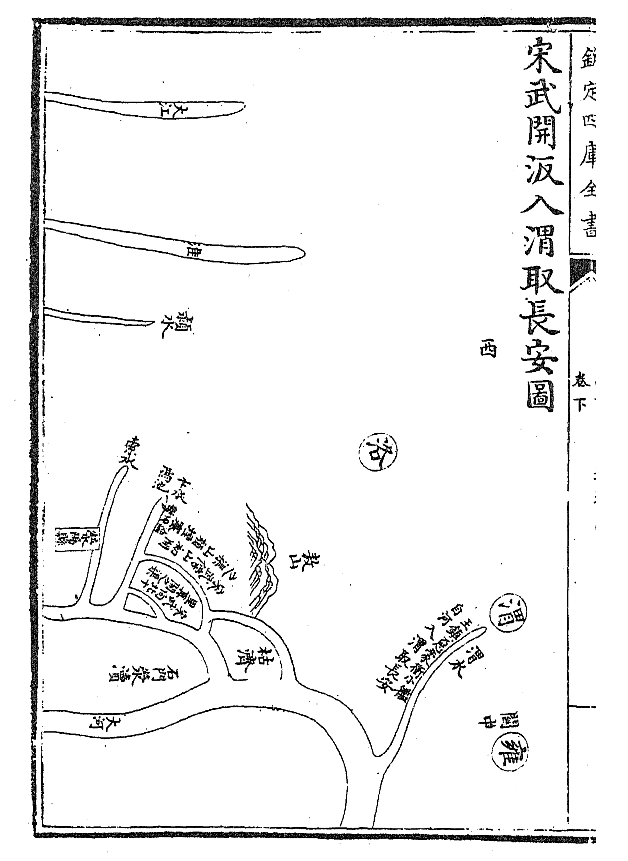
世言隋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槩言之者也古汴凡莨蕩渠皆得據以爲稱不可汎推惟水經正名以爲汳派者在大梁城北亦在城南其正渠本在北也已而東行以入於徐經泗者古汳也至煬帝之汴上旣受河暨至大梁又即城之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旣貫大梁遂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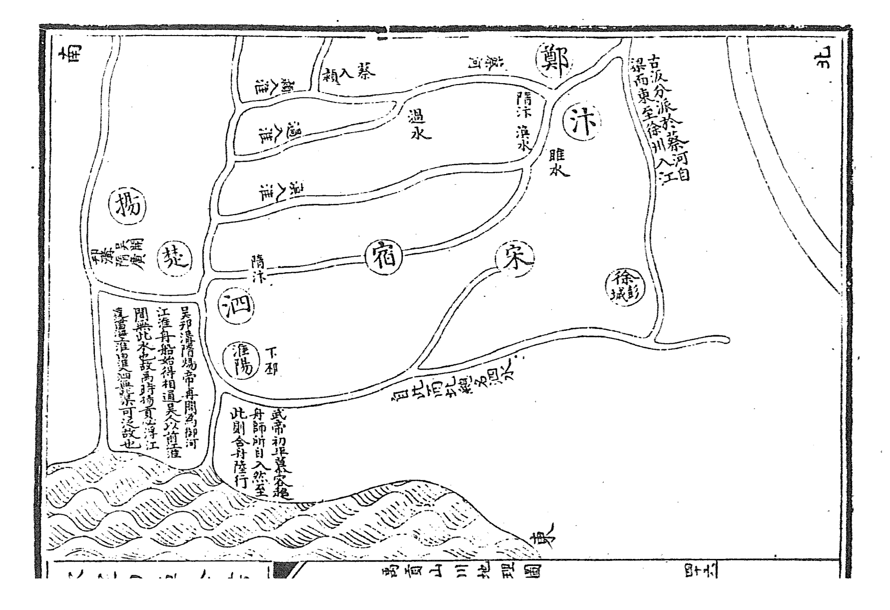
遲宋宿泗以入於淮而古汳之在徐者遂廢此其更易之因也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創為也隋史記文帝嘗令梁睿增築漢石堰遏河入汴既增築漢之石堰則增築者文帝而故堰亦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下為石門以入河水而可以推考者二其在板渚之上則為建寧石門此門與礫溪對當在滎陽西北是其一也其在板渚之下則為陽嘉石門水經記其所自曰自汴口以東緣

河積石為堰通淮古口時人亦曰為金堤計其地似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隋史記煬帝鑿汴自板城渚口為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也唐之河陰在漢滎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隋之汴口所因於漢之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邪然建寧石門比板渚又在上稍遠豈其别有一堰者不可究也又李吉甫言板渚在汜水東北三十五里而汴口乃去汜水五十里則汴口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叙載河陰縣汴渠又曰隋自板

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渚有垠岸未用隄遏至河陰汴口乃為平地必築岸立門乃得東水入渠不至散漫於是東去板渚二十五里乃始得為汴口也葢隋汴首末大畧具此而唐及本朝皆仍隋故本朝河陰已屬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也

宋武開汳入渭取長安圖




南
北
東
鄭
汴
宿
宋
徐
彭城
揚
楚
泗
淮陽
下邳
蔡河
蔡入潁
潁入淮
渦入淮
淝入淮
過水
隋汴
渙水
睢水
古汳分派於蔡河自
梁而東至徐州入江
吳開
邗溝隋廣
吳邗溝隋煬帝再開名御河
江淮舟船始得相通吳人以前江淮
間無此水也故禹時揚貢沿于江
達于海入淮由淮入泗無渠可通故也
武帝初平慕容超
舟師所自入然至
此則舍舟陸行
自此而北總名泗水

蘇氏書傳言隋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行考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滅慕容超則浮淮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下邳令淮陽軍也泗水即會合南清河而自兖徐南下以入於淮者也夫浮淮至下邳即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令泗州隋汴也不然不肯遽以舍舟也其至臨朐揚言曰輕兵自海道而至此時江無入淮之路故但言海道也及其既平慕容超得徐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遣周超

之自徐州緣汳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於河其逕道即由徐州故汳望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寧陵縣汳渠之旁有周塢者乃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塢名之也自大梁以上有官渡可浮直至滎陽埀欲入河古漕渠堙廢又於敖山之北創鑿以通漕運已而岸摧渠塞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始有湍流可以行舟也帝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為達河之道者而沈林子水軍之自汴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故後世訪其遺迹

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以遡梁鄭滎陽而為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隋以前由大梁南貫宋泗之汴末之有也王鎮惡領舟師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北人驚懼以為蒙衝自能泝流而上既入渭遂舍舟厲衆以克長安此亦舟師一奇也然而蒙衝小艦不利大川往往必由石門新渠而上則周超之之役其為舟師奇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南而北得用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叙載以便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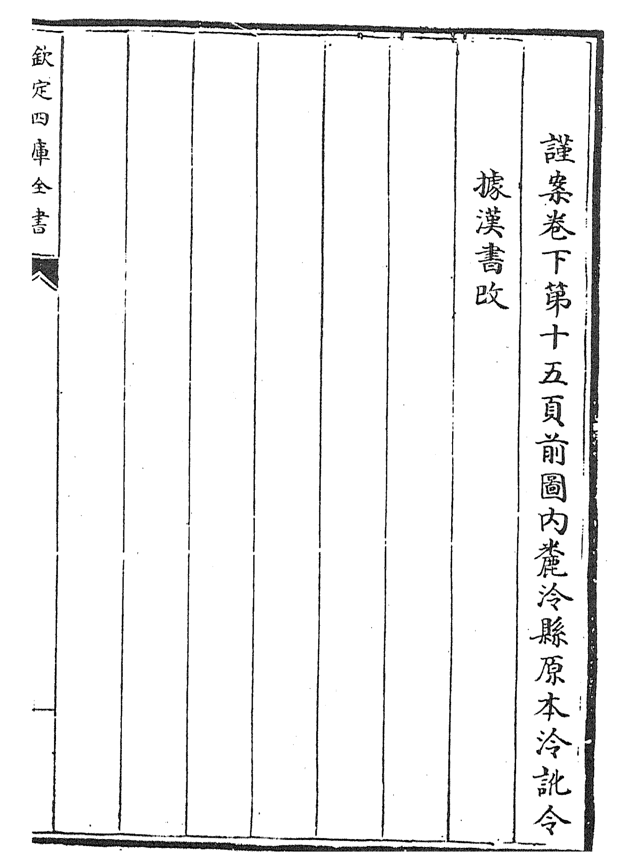
閣學尚書程公嘗在經筵進黒水之説上動天聽因以禹貢為論為圖啓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㬠暨朔南為念惓惓之忠盡在於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祕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温陵而編修彭公提舶於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摳衣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説見其議

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於公願刊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為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為河者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今皆識之以雌黃斷線別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有勒功燕然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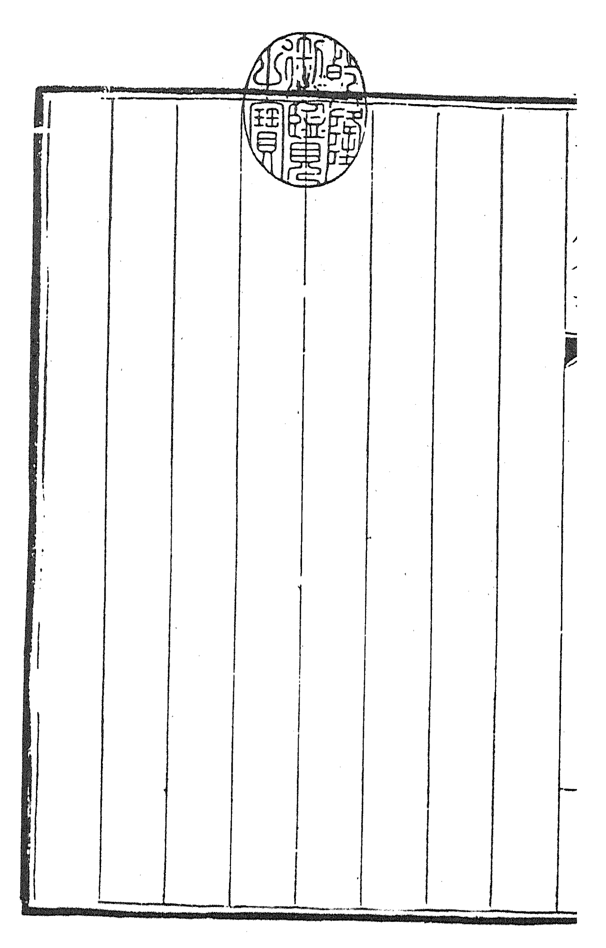
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熈辛丑上元後五日迪

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下



謹案卷下第十五頁前圖内麓泠縣原本泠訛令據漢書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夏毓圻

繪圖監生臣周緯